

柳青
文集

LIU QING

第

1	2
3	4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柳青
文集

LIU QING

第1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青文集. 第1卷/柳青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5

ISBN 7-02-004987-7

I. 柳… II. 柳… III. ①柳青(1916~1978) — 文集
②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3861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印制:李 博

柳青文集

Liu Qing Wen Ji

柳 青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0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7.375 插页 12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4987-7

定价 148.00 元

(全四册)



摄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末。



在大连写作《种谷记》，摄于1946年。



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前苏联，在黑海边，摄于1951年12月。



1951年10月—12月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前苏联时拍摄。

编辑说明

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陕西吴堡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文学生涯。探索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是他创作的基本主题和艺术追求的目标。他恪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作品里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丰富的民俗色彩相结合,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成就非凡。长篇巨著《创业史》结构宏伟,气势磅礴,显示出雄浑劲健的艺术风格。

《柳青文集》收入作者的三部长篇小说、两部作品集,编为四卷:

第一卷 《种谷记》 《铜墙铁壁》

第二卷 《创业史》 (第一部)

第三卷 《创业史》 (第二部)

第四卷 《地雷》 《皇甫村的三年》 集外文

《柳青文集》卷次的编排,长篇作品在前,作品集在后;集外文按体裁分类,以作品发表或写作时间先后为序。为保持作品的原貌、作者的文风及时代特色,除对文字上明显的讹误及不规范处进行编辑加工,其余皆不做改动。

《柳青文集》编辑出版过程中,作者亲属曾给予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5年4月

目 录

种谷记	1
铜墙铁壁	227

种谷记

晌午一过,受苦人放下饭碗,松一松腰带,不管变工的不变工的,吃上一两锅烟,都上地去了;婆姨们洗完家什,有的到纺织组长那里去比赛,别的便在自己窑里坐下来纺线子。无论谁都似乎无牵无挂,一心一意做着自己的活。王家沟村里一片嗡嗡的纺车声,布架吱吱呀呀地叫唤,再加上小学校的学生娃们尽嗓子高声念书,把一个偏僻的山村喧嚷得生气勃勃。但从外表看来却依然寂寞,耕了一上午地的毛驴吃过草料,精疲力竭地在拴它的阳场子里丢盹,狗伸展了脖子和四条腿,在暖烘烘的太阳底下睡觉,老母猪则率领着一群猪娃子在村道上漫游。此外,你在外面几乎见不到什么人影,只有这村里的行政主任王克俭的老婆,每天一到这个时候,便在她窑里坐不稳了。

这老婆隔不一会儿便甩着胳膊,颠着一双古时小脚,用细碎而迅速的步子,到大门外来望一回。随着时间的愈来愈晚,她出来的次数也就愈多了。要是夏天,人们很容易了解,那是因为她们住宅下边那块土坪上的两卜苹果快要红了,她时刻提防着什么不三不四的过路人或者村内嘴馋的顽童“糟踏”,甚至有时把那只凶恶的黑狗拴在树根上,她也是放不下心。但现在距那个时节还早,这才阴历三月中旬,果树刚准备开花,大部分人家的谷地都翻过了,却还没有开始安种,受苦人正耕着高粱。老婆每回出来都焦急地看看愈来愈偏向西边的太阳,转回去的时候沉着脸,皱着眉头,唉声叹气地唠叨个不休。

不知是她第几回走出大门的时候，拿着儿童团的木刀的两个学生娃又来了。看见她出来，他们在半坡上停住了。

“大婶子，”其中的一个彬彬有礼地说，“我大叔还没回来吗？”

“回来了！”她说着反话，气愤地拐过头去，不知是讨厌他们，还是有意不给他们听见，背转脸恨恨地说，“三回九转！又不是个什么东西，回来我还把他藏了！？”

“先生说他们等不上，他和农会头前走了，叫他回来赶紧到乡政府开会去哩。”两个学生娃背诵一样完成了任务，便蹦蹦跳跳地跑回学校去了。

她朝前沟里的大路上望了一阵，又长长地叹了口气，转了回去。

“就像是地里钉了橛子，把他们拴住了。”她回到窑里对正在纺线子的媳妇愁苦地说，“父子两个都不是娃娃，又不是不晓得迟早。村里不管谁家，都吃了饭，快半后晌了，咱还等受苦人回来，真像是同人家不是一个皇历过日子……”

“嗡嗡嗡嗡……”媳妇无精打采地摇着纺车，很守本分地不加评论，也不附和。

媳妇在初过门的一二年，为了表示对婆婆的尊敬，曾像应付生客一样应付过她；随后她摸清了她的脾气，经常发现她一个人的时候也在说话——批评老汉和儿子们，咒骂鸡和狗，抱怨衣裳和家具……当感到应付不暇的时候，在得到娘家妈妈的同意之后，她才对她改变了这种态度。改变以后，婆媳间像现在一样，仍然和谐。现在，媳妇摇她的纺车，婆婆坐在炕沿上，用木拐子缠线子。她不时冷然哼一声，停一会儿又叹一口气，显示她脑子里不停地在发愁。忽然，外边又有了响动，她一溜下地，便匆匆忙忙出去了。

“甚时光了，这才回来……”她说，出了门限又掉转头朝媳妇叮咛，“看饭！”

但她出得大门一看，几个在桃镇卖罢炭的赶驴汉从大路上有

说有笑地过去了，她的老汉和小子上地去的那条路上，仍是空寂无人。她转回来的时候，媳妇已在烧火热饭。

“怎么？不是他们？”看见婆婆灰心丧气的样子，媳妇奇怪地问。

“他们大概在地里刨金子哩，”她近乎愤怒地说，坐在炕沿上，拿起木拐子，“街上集都散了，他们还不回来。灶火压了等着吧！”

媳妇用炭面子重新压了火，两个人又恢复了一霎时的原状。

“真是，”媳妇见婆婆愤怒得厉害，颇表同情地说，“人家叫开会，叫得也有回数了。”

“那倒是小事！”她顺口接上说，正想痛快淋漓地数说一阵，“你说老这个样儿，老这个样儿，要多烧多少炭哇？你说！要是沟滩里捡些石头就能烧，那好了！一驮炭边区票也快上三百了，你看怕人不怕人，就和烧钱一样嘛……”

媳妇摇了一会儿纺车，刚抽了一条线，又停下来。

“饿……”她颓唐地歪起头，惨然一笑说。

“我不是？”婆婆赞同道，放下木拐子，两人开始坐着等受苦人回来吃饭了。

照陕北乡村的老习惯，受苦人没有吃饭以前，婆姨们不能先吃；这一方面也许是重男轻女的古规程，再一方面还有先尽劳动的人肚饱的意思。根据她们婆媳两人苦恼的经验，今年春耕以来，她们能和村里大多数人家一齐吃晌午饭，倒是很偶然的事情。其所以如此，只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她老汉的手法过分细致，这在政府号召精耕细作以后，他不仅毫无转变的意思，并且以他是行政主任的资格，一有机会便在干部会和村民会上强调。三四年以前区上给他发过一张奖状，他把它用劈开的高粱秆和枣刺钉在墙上，苍蝇在上面落屎已经落得不像话了，她提议了多少回要把它去掉，他都不让动，像符咒一样长年挂在那里。再是他们那条黑燕皮大驴每年春天都要给他们生一个骡驹子，它已经生过四个了，再过两

月,第五个便怀够了月份;驴吊着大肚子耕地,怎么能走快呢?正是这两个原因给了老汉不参加任何变工队的借口。本来他们可以少耕一些早点回来,但老汉又是个强性子人,赌气要和变工队比,每天也耕一垧,借以说明他们虽然不参加变工队,也并不比旁人少耕!因此上他们随常是过了晌午好久,才能回来。虽然如此,家里又不能索性晚一点做饭,因为二小子在本村的小学里念书,他一放学回家便要吃现成的,否则不等吃饭便走了;他也和他老子的脾气一样,说他宁肯不吃饭,也不愿去晚了受教员的批评。受苦的和念书的各有各的理由,看起来只有她们婆媳两人贱了……

这一天他们在名叫小庙圪塔的山里耕高粱,却比哪一天都回来得晚。婆媳两人等待着等待着,焦躁起来了,不由得开始怀疑他们遭了什么不测。媳妇提出驴是不是出了岔子,婆婆立刻愤怒地制止了她;因为不吉利的事总是只能会意,而忌讳明言的。虽然她的提示恰恰投合了婆婆的心思,并且经这一提更使她焦躁,她却提出相反的可能:他们也许从地下耕出了什么贵重的古器,因为贪心不足继续挖掘去了,她知道老汉的脾性就是那样……当她们忘记了肚子饿,提心吊胆推测着一切可能时,那黑燕皮大驴突然冲进大门,直端飞奔进驴圈里去,疯狂地用嘴急忙掀着槽里早已筛好的碎干草。随后掬着农具的老汉和小子进了大门,他们的脸上照例蒙了厚厚的一层尘土。

老婆立刻像脱了险一样轻松了,欢天喜地迎出去。

“不长心,你们!”她喜形于色地走到老汉跟前,说,“你看日头哪那里了?你们不饿,我们也不饿?炭仓又快空了,你晓得不?……”

“……”老汉没吭声,厌恶地瞅了她一眼,便不再理她了。看出老汉饿得正想发火,又见小子赌气一样把镢头使劲扔到地下,她便一声不响回窑里去了。

王克俭插住了驴圈门子的栅子,好像不信任他老婆似的,用手

搅了搅槽里的干草，看它是不是筛得干净，里边夹杂了鸡毛之类的东西没有。虽然他又饿又累，但他对驴的关心比对自己还周到。仔细翻检过一道以后，他才卸去套在驴头上罩嘴的“抽子”，然后站在槽前，还要看看它是否照平常一样吃草，这才安心地抓下头巾，抖搂一下，擦着脸上的尘土，走进窑里去了。媳妇已经在炕边上摆好了饭，小子已经端着一大碗，蹲在脚地的一条板凳上吃起来了。

老汉进来威严地蹲在当炕，拿起碗筷，盛了一碗干稠稻黍饭（高粱饭）。也许因为在锅里闷得时间太久吧，饭显得特别稠，可以栽得起筷子。他一吃起来，胡子上便粘了许多黍粒，因为众人都急于吃饭，一时无话，只听见咀嚼声。吃过几碗之后，王克俭才似乎有力气说话了。

“你们也真是好烧手，这一驮炭才几集？”他开始咕噜，嘴里没有停止咀嚼。

“你看？”老婆奇怪地叫起来，想起老汉适才在院子里给她的不愉快，感到更加冤枉地说，“是咬得烂的东西，那是我们偷吃了！……”

她回了嘴，很满意她这话报复的分量，然后轻蔑地抿起嘴来，越想心里越是不平。凭良心，她这个“小脚婆婆”算够把家了，一双小脚差不多每天都要踩遍大门以内的每个角落。媳妇将柴在院子里掉下一根，她都要捡起送到灶火跟前。水是石缝里淌出来的，但它不能直淌在水瓮里，需要受苦人一身汗一身汗地去担；为了在农忙时期节省他们的精力多做地里的活，她都谆谆告诫媳妇节用。而她的苦心竟得到这样的报答，老汉也真够得上一个名符其实的“大脚婆婆”了。

“要不炭你也管起来，”她瞟了他一眼，更加露骨地讽刺，“我们朝你称斤领得烧吧？……”

王克俭忍不住，变了脸。在小子和媳妇面前，他的尊严被触犯了。

“你不要寻气！”他警告道，“我是说你们应该节省些烧，这才是耕稻黍的时光，眨眼就要安种谷。一种起谷，谁顾得驮炭？耕种停当，驴肚大得又不能使唤了。村里朝贩炭户买得烧，也要等四月半炭贱下来吧？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你晓得甚？你？……”

“只要生端上来能吃，咱等五月六月也……”

“烧柴！”老汉断然地截住她，愤愤地问，“我不信柴也烧完了？”

“有是还有些哩，只怕烧完了，你有炭也笼不着火……”

“啊呀！”王克俭愤慨地叹了口气，鄙薄地耸了耸鼻子，说，“这不就要饿死吗？种这么大的庄稼，养这么好的驴！”说着，转脸向老婆质问道：“你做你的，往后不要多管闲事能不能？啊？……”

“我原来也不多管！……”老婆最后白了他一眼，转身朝向媳妇。

关于烧炭的事，便这样不愉快地终止了。小两口听着他们斗嘴，却不感到一点严重，因为他们早已在这种气氛中过惯了。而老两口也的确不记，随争吵随忘了，有时简直仿佛没有争吵的一样。

但这回却不同，它又惹起王克俭最近始终缠绕在心的一些念头。他爸在世时，他们少一半种着自己的祖产，多一半则种本村四福堂财主的租地，由于和四福堂情厚，在秋收以后的农闲时期，又要他们包揽着讨租粟。老人死后，他和小子继续了这份职务，一直到新社会有了减租法令，四福堂财主拿门外的远地同别处的地主兑换成本村和邻村的近地以后，合不着另用讨租粟的人，他才失去了这一笔收入。但他们已经和老人在世时大不相同了，多一半种着自田自地，少一半租种财主的地。这几年驴下骡子，加上新社会一切捐税负担都顶轻，他又添置了一些，统共已有二十六垧；而四福堂财主的地，他是只种五垧半了。他越来越感到腰里有劲，今年正月里公家开始普遍订“农户计划”时，区乡干部竟把他当做富裕中农的典型，订得特别仔细。他们过细地、一项也不遗漏地计算他一年的生产和消费。虽然他时时刻刻没有忘记尽可能低估进项，

和他们争执着，一再要求他们稍等一等，以便使他有时间想起一切最微少的支费，但他终归没有对工作人员掩盖了他的富裕。当核算完毕的时候，他们竟宣布他可以做到“耕二余一”。他奇怪了：既是这样，他家里却为什么很少积存呢？他的“农户计划”和节令牌以及落满了蝇子屎的精耕细作的奖状并排钉在墙上，他自己用算盘打过不止一次：不错。唯恐自己又看又打有误，念书的从学校回来的时候，他说：“二楞，你念我打！”结果还是不错。那么他的粮食一驮一驮到桃镇卖了，除过买炭、棉花和其他少数日用品以外，还有什么用项呢？在这家里，他可以武断说，没有一颗粮食或者一张小票不经过他的手出入。老婆的确够节省，给她一盒洋火，她几乎会用到一年，恨不得一根一根抽给媳妇，两个小子赶庙会要几个零钱，都得换了衣裳要走时才向他伸手讨。眼下只有一个媳妇，那是外人的老婆养的，更沾不到边儿。他没有理由怀疑家里有什么秘密的漏洞，也不可能伸进来第三只手，但他却无论如何想不透这个奥妙。王克俭在小年冬学里便熟读了《朱子格言》，他差不多可以说完全跟着那格言治家的。但自从订过“农户计划”以后，他对家道的一切用度，便瞅得更紧，并且开始记账，建议教员在学校的课程里增加珠算，以便二楞能够在这一方面帮助他，把他家里的私账弄得像他当行政主任的村内公账一样，一分一厘都不差。正因为这一点，他十分赞成区长的一句话：“庄户人糊糊涂涂过日子……”而他的老婆却是那样，你看谁能和她谈论什么计划呢？……想到这里，他又恶狠狠地瞅了她一眼。

放下碗饭，他靠炕壁蹲起来，打着火镰，吃着一锅烟，小子随后刚一放饭碗，他便分派后晌的营生。

“楞子，”他噙着烟锅说，“到野狐洼拆畔，明早去好耕。”

“我一个去？”楞子问。

“我也去嘛……”老汉说，在炕栏上磕了烟灰，便准备起身。

“唉噫！”老婆突然转过身来，惊慌失措地叫了一声，她才想